

## 前言

# 文化·历史·哲学

历史理论和历史学在西方被认为是不发达的学科。这并不是由于历史内容不丰富，相反是由于历史的内容太丰富了，以致目前人们做学问的技巧还不能从这些浩瀚的资料中得出大家一致赞同的理论概括来。

历史理论，顾名思义应该包括关于历史的种种问题，如历史的观念、历史知识的本质、历史发展的模式、历史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等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至今仍是争论不休，没有统一的意见。而历史理论的实质包含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根本看法，尤其是包含着对人和人性的根本看法。历史理论从其实质上看，渗透着一定的文化背景，受一定的历史哲学观点和一定的哲学思潮影响和左右，甚至可以说一定的哲学思想是一定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核，一定的文化背景是一定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因此我们想要比较彻底地弄清楚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和发展，必须从更广泛的文化 and 更核心的哲学的角度来了解历史理论，让我们先从文化、历史和哲学的关系谈起。

文化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个词，比如饮食文化、企业文化、

建筑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茶文化等等，那么到底文化是什么意思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对这个问题的透彻了解似乎要从文化、历史和哲学的关系入手。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愈来愈将许多东西归并到文化的名义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如此多样的原因。

据西方的一本哲学词典解释，文化（拉丁文 *colere*，意为培养）的原意乃是指人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从而使人超乎单纯的自然状态以上。古代以及中世纪将文化称为人文（*humanitas*）或市民素养（*civilitas*）。17 和 18 世纪时，这一概念大为扩展。此时，文化仍意指人类附加于自然之物，不论所附加的是在人自己身上还是在其他对象上。依据这一说法，自然乃是指天生具有的一切，以及未经人为加工的外界事物，而文化则包括人的意识和人的行为、活动，尤其是劳动（无论是脑力的还是体力的）的一切成果。按西方的一般理解，文明就是一定民族或社会的文化的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和一切成果，所以，文化就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一切，包括人类自身和人类的思想及历史。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区分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界限，目的在于突出精神文明的作用，也就是要突出世界观、人生观、伦理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审美意识和科学知识的作用。总之，文化可以从主观的意义上去理解，也可以从客观的意义上去理解。从主观的意义上去理解，文化就是一定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科学观念及知识的体系，其中作为文化的活的灵魂的东西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正是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主导着人的行为和活动，从而造就人之为人的自己的人性，使人成为有理性、社会性的动物。从客观的意义上去理解，文化则是指按照一定价值标准改造过的人的本质及其环境的一切。文化从其功能上来说，是一种教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是对历史发展的保持、继

承和真正的内驱力。所以，从最全面和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社会劳动所创造的“第二自然”，包括通过创造性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的产物，即一代新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造就的文明。

文化与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sup>①</sup>因而哲学是文化的灵魂，也是历史理论的灵魂。

在西方，一般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化史，旨在为我们提供一幅文化现象的广泛的画卷，其中包括它的各种形态、价值和产品等。而要理解西方文化，关键在于要理解西方文化的灵魂。这种灵魂正是西方各种文化现象的要义。在西方哲学界，有文化哲学这样的分支，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或文化社会学不同，它不是去研究习俗、礼仪、生活模式、工艺技术、艺术产品以及社会结构和制度等具体的物化了的、行为化了的的东西，而是探讨文化现象的本质，从其根本原因和条件上去理解文化现象，从而归结出其终极目标，判断其发展的方向和可能的深度和广度。

从文化具有教化这一根本的功能来说，文化乃是人的本性的发展和完善，哲学无疑应把哲学关于文化的学说和哲学关于人的学说结合起来。所以，关于人和人性的研究是哲学的永恒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哲学，人就能真正成为人。哲学关于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人的学说起码要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人是什么，人的本性是怎样发展的；第二，如何做人，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人之如何为善的问题；第三，人的生活目标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从伦理学的理论高度出发，才能得到很好的解答。而这些观点又不能不影响到一定的历史理论。

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和对人性的探索，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古希腊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认识，人类为此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劳动。

哲学这门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当代哲学家罗素在他写完了一部《西方哲学史》的长篇之后，又以《西方的智慧》为名，写了一部简明的西方哲学史。他认为：“在某些事关重要的方面，西方的哲学传统不同于东方的心灵思辨。东方文明不像希腊文明，后者允许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携手发展。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希腊事业独特的视野，也正是这种双重性传统塑造了西方的文明。”<sup>①</sup> 在这里罗素可以说抓住了西方文明的特点。

因此，认清西方哲学的传统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西方的文化和文明。罗素还认为，哲学不同于任何一门具体知识的学科。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知识学科存在的领域，我们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给出定义，然而，我们并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定义哲学。因为任何一个定义都会引起争议，每一种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定义本身都体现某一种哲学态度。可以说，哲学领域内充满着唯心论与唯物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思辨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目的论与决定论、绝对主义与怀疑论相对主义、性善论与性恶论等等的斗

[英]罗素著，崔权醴译：《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678页。

争，正是这些对立的倾向相互批判、相互纠正、相互补充，从而推动人类的哲学思维的视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永恒主题是试图用世界的普遍特征来解释它像什么。

一般说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字面意义是对智慧的爱好。人们总是以热烈期望的心情去追求一些关于世界、社会、自然总体上的最后原因的知识。所以，哲学始于人们的意识对“事物实际上是什么”及“我们怎样才能解释事物的变化过程”、“为什么现象常常与事物的实际相异”等问题的困惑和好奇。哲学的思维也常常与人生的整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任何已成熟的人，其行动均为某种对自己及宇宙整体的看法所引导，是人类自然而然对人生在宇宙之间的定位，所有这些追求都在催促人们去寻求一种在方法上确切无疑，在叙述上论证透彻的关于世界的系统的知识，这就是世界观的学问。认识论会告诉我们寻求知识的原理，方法论会给我们方法，伦理学会告诉我们人生的道理，美学则帮助我们去创造美和欣赏美。在我们学习历史和创造文化的时候当然也需要哲学的介入。不仅如此，恩格斯曾经说过，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因而，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之时要以科学的、批判的、分析的态度来对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灵魂——西方哲学，作出确切的理解和总结，扬弃其糟粕，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掌握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

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活的灵魂，它起作用的方式是十分独特的。在你解决难题之时，在你要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或劳动之时，哲人的智慧就会帮你演绎出可歌可泣的戏剧来，就像仙人指路一

样使你柳暗花明又一村。古时哲人的一句名言，也许上百年、几千年都没有人去理会它，可是，某一年它经过一番新的解释就可能突然成了呼风唤雨的旗帜。哲学这种深沉的学问是静悄悄的，可是它的外部表现则可能是轰轰烈烈的。正如人们常说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例如西方哲学中关于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观念，早在古希腊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可是到了近代它却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理论出发点和前提。许多西方文明的社会理论就是从这个观点演绎出来的。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吹响了人类向自然进军的号角。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从人类是理性的，能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形成某种契约来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这一理论前提出发的。正是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成了西方代议制政府和宪政政治的理论基础。总之，哲学作为文化的活的灵魂，贯穿在人类的所有的文化行为和文化过程之中。当代西方，有人又提出人是会使用符号的动物，谁又能预料在信息时代刚刚起步的今天，这一哲学观念又能演绎出什么更精彩的业绩出来。

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人类除了通过生殖繁衍自己的后代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后代培育和教化，使他们成为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人们一方面通过家庭、父母和人际交往将一定的生活行为的规范和模式，灌输和内在化在年轻人的心灵之中，一方面通过有意识的、有组织的知识的传授，将历史中的文化成果传给后代。人类不仅创造历史、创造文化，人类还需要历史、需要文化。历史永远是人类创造新的文化的起点，历史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之中。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沉积物，不可阻挡地会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起点和归宿。用柏格森的话来说，历史是一种“绵延”，文化也是一种“绵延”。所以，历史的研究永远是关于人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卡西勒认为，历史就是要

恢复那些文化符号，使它们成为一种新的生命，使它们再次变成易读的和可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使生活具有活力，没有历史的持续努力，生活就将消失。

人类有了文字之后，他们就能记录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或历史知识。然而历史事件瞬息万变，有如过眼烟云。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湮没不彰”<sup>①</sup>。不仅如此，人们还希望通过历史事件的研究，寻找出其中的某些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历史进行哲学的思考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历史哲学这个分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历史理论。

在西方学术界，多数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古代希腊人尽管建立了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但他们没有建立起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真正兴起，是近代人类的历史意识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历史哲学的形成与维柯、伏尔泰、赫尔德以及康德、黑格尔等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维柯（1668年—1744年）认为，历史就是人类这个种群的进化，这一进化受到天意的立法力量的支配，由于天意，人类通过自己的自由逐渐达到关于他们自己本性的观念。他将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或神话时代、英雄时代、人类的时代或文明时代。在最后一个阶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柯和近代西方早期的思想家一样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文化的影响。然而他的关于历史使人的激情服从于人所不知的一定目标的观点却在

转引自《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后来康德、黑格尔和其他人的历史概念中一再出现。一般认为，从伏尔泰（1694年—1778年）开始，现代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就最终确立起来。他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一术语，而且这一术语很快便在哲学与历史领域获得永久性的资格和地位。伏尔泰的一个突出的新观念就是要写文明史而不是帝王史。伏尔泰据以解释人类历史的主导性价值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即人类向着艺术与科学领域中的理性、自由、宽容、和平和心灵完善前进的理想。到了近代后期的康德、黑格尔那里，历史哲学取得了系统完整的形态。他们相信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也是历史的主宰，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到了现代，文化史的研究引起了不少思想家、哲学家的关注。其中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斯宾格勒对世界各种文化进行了比较形态学的研究。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单元，如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精神和灵魂，然而，这些文化结构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有一个它们不能跨越的生命跨度，会经历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大致相同的生命周期。他坚信，每一文明，都有自己朝气蓬勃的青年期、强壮有力的壮年期和渐趋崩溃的老年期。

尔后在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令人激动人心的著作是汤因比（1934年—1961年）的《历史研究》。他的研究是综合的，从空间上包括全球存在过的文明，也就是他所说的历史研究的社会单元，他认为没有好奇心的鼓舞，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是要解开“这个怎么从那个产生出来”的“历史之谜”。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既不是由于种族的因素，也不是由于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两个条件的一种特定结合所造成的：一个条件是在这个社会里要有具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另一个条件是那里的环

境既不太有利也不太不利。他把人类的创造力放在文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地位。文明的兴衰就是通过互相交替的“挑战与应战”的机制来进行的。环境不断地向社会提出挑战，而这个社会则通过它的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对这个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从而解决了问题，造成了进步；接着又会出现新的挑战 and 新的应战的胜利。汤因比完全突破了文明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主义的偏见。他认为，文明的衰落性质可以归纳为三点：少数人丧失了创造力，多数人也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模仿行为，继之而出现的就是社会丧失了它的统一性。因此，文明的衰落不是什么宇宙的必然性造成的，不是地理的因素，也不是由于种族退化，更不是由于外敌的攻击，因为这些因素反而毫无例外地会使文明生长能力更加增强。他强调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

当前，人类关于人本身的研究、关于文化和历史的研究都仍是十分不充分的。人性中有不少微妙和难以捉摸的东西，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中仍有许多谜团没有揭开，尤其是人性中的许多主观的东西是怎样受客观的因素制约和决定的。人、文化、历史的研究中有一共同的特点，它们都与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不同，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主观兼客观的。因为人是有思想和主观意识的，这些主观因素会渗透到客观之中，客观因素又会反映到主观之中。就其主观方面而言都需要有哲学的介入和分析，需要有关于人的全面的学说，需要有方向明确和内省式的方法，正是这些哲学观点和文化思想在影响着一定历史知识的形成和发展。

我们可以从历史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来分析。如历史观念，这是历史理论中最基础的东西，即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然而这样的看法是由若干哲学的观念和文化的观念来构成的，包括人们的时空观念、关于人性的观念、关于社会的观念等等。因为历史就

是人在一定的时空中的社会行为和活动所构成的。历史包含着对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过程的记述和分析，这样的历史观念必然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和丰富的。

又如关于历史知识的理论，它必然受到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当人们在讨论历史知识如何才是可能的，或者历史知识到底是客观的还是主观构建的，或者历史知识的分类等问题时，人们必然会求助于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关于历史的发展模式，人们历来有目的论模式和决定论模式的争论。目的论模式一般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由选择，人们的价值伦理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决定论模式则强调外部条件和因素的决定作用。这两种模式的争论还会涉及到历史发展有无规律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争论本身就是十分理论化和哲学化的。

还有，关于历史学发展和研究方法的理论，西方一直有历史学是实证科学还是精神科学的争论，还有治史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都需要其他学科的帮助，尤其是哲学和社会学的帮助。

因此，在我们讨论西方历史理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一方面放宽眼界从一定的文化背景出发，一方面深入理论的实质，从哲学的深度来理解。这样的思想就是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

历史有许多谜团，正如人们常说的，历史的真相躲在黑暗之中，等待有好奇心的人去探索，历史理论既反映这方面的争论，又为探索历史的真相提供希望。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那么，历史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的交汇点。正确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是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前提，人们是不会忽略历史这份遗产的。

## CHAPTER ONE

## 第一章

## 西方历史理论的思想源头



## 哲学作为历史理论的构成要素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各种思想的源头。西方历史理论的各种思想构成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各位先哲那里。正如尼采所说的，当我们言及希腊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不由自主地谈论现在和过去。

历史理论的构成的思想要素包括时空观念、对人和社会本质的认识、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认识、对人的本性和行为的分析和认识、对人类和环境的认识等等。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人类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要形成一定的历史观念或历史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卡西勒认为：“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是人类文明中一个很晚的产物。在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时代它才刚刚露面。而且甚至连希腊思想家们也仍然不能为历史思想这种特殊的形式提

供一种哲学的分析。<sup>①</sup>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从古希腊的先哲们的思想谈起的原因。

西方哲学的诞生地是海港城市米利都。它位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海岸，隔着爱琴海与雅典相望。正因为如此，最初的哲学家被称为米利都学派或爱奥尼亚学派。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约于公元前 585 年开始他们系统的工作。当时米利都是海上的商业中心，物产丰富，人们具有好问的秉性，因而为哲学的智力活动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早些时候，爱奥尼亚诞生过伟大的诗人荷马。荷马在他的史诗中构思了奥林匹斯山的宇宙情景，在那儿众神过着与地球上的人们相似的生活。荷马在作品中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命运”的力量存在，这是一种众神和一切人、一切物都要服从的严格秩序。尔后的一位作家海希奥德提出了宇宙间的道德规律并非个人所能操纵，道德的秩序是宙斯的命令的产物的思想。正是这种宇宙间存在严格秩序的思想成为米利都学派哲学家的哲学思维的先导。哲学家们以一种与诗人十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抛弃了神话的外衣，而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来思考：“世界上的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我们怎样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过程？”当时的哲学思维集中在世界的本源上，并且用一种朴素的、经验的实在论的观念来解释世界。

本章将要介绍古希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一些有关历史观念的思想要素。从对人的认识到对发展的观点，从对人的心智的分析到对人的行为的解释模型，这些都是形成历史观念和历史理论所必需的思想要素。我们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篇幅来介绍古希腊的哲学主要是因为它对理解西方的文化太重要了。差不多西方文

<sup>①</sup> [德] 卡西尔著 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9 页。

化中许多观点的萌芽在古希腊的思想中都可以找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理解古希腊哲学就不可能理解西方文化。正如罗素所说的，“严格地说，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希腊哲学。一旦我们与昔日伟大思想家之间的联系纽带被割断，纵使我们沉醉于哲学的冥思苦想中，也是无济于事的”<sup>①</sup>。

当代伟大的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认为，量子力学的发展得益于毕达哥拉斯的关于事物的本质是数的观念的启迪。现代原子论的思想与古希腊原子论的思想几乎别无二致。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也是如此。关于人类的道德行为的动因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受理智主义所支配，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到柏拉图关于心灵由理性、情感、欲望构成的三分法，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用心灵的内在矛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目的论模型，几乎一直到现在，西方的理论界还是沿用无误。到了现代，西方虽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合理计算的新的解释模式的出现，但人们仍要在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功利上面涂上一层伪装的理性的色彩。在社会科学方面，西方的一些作为理论前提的理念，如人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等等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家身上。又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是较历史更哲学化和更多的事物，诗是表现普遍性的，而历史只表现特殊的思想也启示人们去创立历史哲学，去探讨历史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虽然古希腊人的历史观念正在萌芽和形成中，但是他们的不少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古希腊文明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古希腊在哲学、文学和艺术以及史学方面都出现过许多大师和他们的不朽的作品，如大雕刻家菲迪亚斯所建造的瑰丽的帕特楞庙

[英]罗素著，崔权醴译：《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 页。

堂，戏剧家福克利和幼里比德的不朽的剧本，荷马的史诗，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这些都为我们理解西方昔日的辉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如修昔底德的书中就曾记载伯里克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sup>①</sup>这样的可以传诵千古的名句，今天听来仍然闪烁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这些最早的西方历史学家们，正在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今天我们再次学习希腊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对理解西方文化的由来和变迁，对理解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是会有好处的。

不少古希腊哲学家们又是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方面很有建树，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相互辉映，他的关于人的行为的目的论模型首次引入了道德选择的概念，人们认为这是得益于生物学的启迪。毕达哥拉斯在数学的发展上也有建树和发明。这是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主义传统的最初萌芽。所以最早一批的希腊哲学家将他们的关注集中在宇宙之谜这个问题上，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他们又将注意力转移到研究人上，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的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分析，在哲学本身的思考上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学说。在尔后诸章中我们可以通过许多具体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介绍来领略他们的思想风采以及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对后人的影响。

<sup>①</sup>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谢雄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30 页。

## 2

## 从宇宙之谜到人的研究

人类认识外界总是从环境开始的，然后逐渐转到人的研究。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古希腊人的认识就是这样发展的。

古希腊人对人类环境的认识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看法。泰勒斯（Thales，前 624 年—前 546 年）的哲学观点归结起来不外乎两句话：1. 水是万物的本源，一切由水而生又返回于水；2. 地是一个平圆体浮在水上。显然，这样的抽象概括带有浓厚的直观的感性的色彩。为什么泰勒斯作这样的理论概括呢？亚里士多德曾解释说：“大概泰勒斯之所以得到这种观念是由于他看见一切事件的滋养都是潮湿的，纵是热也可藉湿而发，至于动物的生活更不可须臾离水，并且一切物件的种子无不含着湿性，因此，遂而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sup>①</sup>这说明泰勒斯已经抛开了宗教神话中的神灵主宰万物的框架，而直接诉诸人类自身的感官经验，用自己感官观察到的现象来进行关于宇宙万物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抽象概括，表明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可以说他开辟了一个思想的新领域——哲学，正当地赢得了第一位哲学家的称号。所以，黑格尔说：“从泰勒斯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我们的哲学史。”<sup>②</sup>

转引自斯塔斯著：《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17 页。

<sup>②</sup> [德] 黑格尔著 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0 年版，第 178 页。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前 611 年—前 547 年）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哲学思考，认为宇宙万物的本质不可能是水或其他特殊的要素，而应该有一种更基本的实质来作为宇宙万物的始源。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皆由始基引伸出来，这种始基，既是“无限物”，又是一种实在物。显然。阿那克西曼德以这种无定物质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与泰勒斯相比，其抽象概括的程度要高得多。

他用稀薄和凝集两种作用来说明宇宙形成的过程。他说的基质是空气。“基质借稀薄和浓厚而形成不同的实体。当它很稀薄的时候，便形成火；当它浓厚的时候，则形成风，然后形成云；而当它更浓厚的时候，便形成水、土和石头。别的东西都是从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sup>①</sup>所以，实质上他是把质放在量的基础上，以同容积的物质的量的多寡来说明质的区别。这也可以说是他在抽象和概括的方法上的一种进步。此外，他还认识到行星和恒星的差别，认为天体有的像“磨坊里的磨石”，有的像“钉在水晶般透明的表面上的钉子”，而地球则是一个平圆体，漂浮于大气之中。

这些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都是从科学的兴趣和气质出发的，是从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中产生的，他们首次提出了万物的最终本性的问题，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本体论问题上。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sup>②</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1 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68 页。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约前 580 年—前 500 年) 的哲学开始对世界的内在结构和秩序进行思考, 他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并不是物质, 而是一种抽象的、非物质的数。他认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无色、无嗅, 没有重量, 但决不可能想象一个世界其中没有数。“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 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 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sup>①</sup> 可见数是万物的始基, 是宇宙的根本要素。毕达哥拉斯还认为平均、秩序和调和是宇宙的三大基调。至于数这个始基是怎样转化为宇宙万物的, 他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恩培多克勒 (Empedokles, 约前 490 年—前 440 年) 在探索物质的构成元素时, 提出了“四根”说。他认为火、水、以太和土为四种“万物之根”, 万物之发生和毁灭及性质上的千差万别, 均可由这四种元素之聚合和解散来说明, 一切变化都不外乎是化合和分解的程序。例如, 他认为: “骨头是由两分水、两分土和四分火混合而成。”<sup>②</sup> 他把水、火、以太、土看作是构成万物的细小单位, 从而为原子唯物主义从思想上作了准备。

有的古希腊思想家还思考心灵的作用问题, 如阿那克萨哥拉 (Anaxagoras, 约前 500 年—前 428 年) 认为心灵是驱动和控制宇宙和人体的力量, 但他对心灵的具体作用的说明是十分有限的。有一点值得指出, 即心灵对阿那克萨哥拉来说并不是物质的“创造者”, 因为他认为物质是永恒的。他也不是把心灵看作是任何“目的”的源泉。亚里士多德认为他只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使用他的心灵的概念。他只是把心灵当作一架创造世界的万能机器, 除了推动运动外没有其他的作用。因此, 阿那克萨哥拉是哲学史上在

转引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sup>②</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77 页。